



十年一品

温如言

*10 our
ten years*

【上】

典藏版

在我的心中，
一直盖着一座铜雀楼，
里面芳草鲜美，
落英缤纷，
里面还锁着我的言小乔。

书海沧生◎著

书海沧生
一夜成名，
为爱而生！

这将成为你最喜欢的一部小说，没有之一。

出版当月即多次加印，
千万粉丝疯狂收藏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任何溢美之词，对这部书的评价都显得苍白

无删节完整典藏版

随书附赠精美海报、明信片及书签

独家放送大姨妈与肉丝的第十年

十年一品 温如言

to our
ten years

【上】

她那日的情绪，是一辈子难得的失控，因此，又怎会注意到，这少年此生难得的温柔迁就。

这女孩在少年怀中，哭得近乎抽噎。他抱着她，像哄着新生的无助的婴孩，

用哥哥甚至父亲的耐心，对她说了许许多多的话。

她听了许多，却又忘了许多，因为，本就不知，哪句是真诚的，哪句又该存着几分保留去相信。

可是，只一句，她未尝刻意，这一生至死方休，却再也未曾忘记。

那么清晰，那么动听。

“阿衡，谢谢你姓温。”



I247.5
15521



十年一品
温如言

【上】

*to our
ten years*

典藏版

书海沧生◎著



90443788

南京工业大学
图书馆藏书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十年一品温如言 / 书海沧生著. —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2. 11

ISBN 978 - 7 - 5399 - 5748 - 7

I. ①十... II. ①书...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67482 号

书 名 十年一品温如言

著 者 书海沧生
策 划 锦绣文唐
出版统筹 黄小初 赵 钰
选题策划 徐倩倩
责任编辑 胡 泊 王一冰
装帧设计 八牛设计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航远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 980 毫米 1/16
字 数 550 千字
印 张 47
版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2014 年 3 月第 5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399 - 5748 - 7
定 价 59.8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Contents 目录 (上卷)

楔子【1】

出尘一陌【3】

- Chapter · 01 一盆水从天而降 (4)
- Chapter · 02 这个枝头不留娘 (8)
- Chapter · 03 Eve 曾叫辛达夷 (12)
- Chapter · 04 有个炸弹唤思尔 (16)
- Chapter · 05 桃花梦中桃花少 (20)
- Chapter · 06 卤肉京鸟卤肉饭 (24)
- Chapter · 07 言少彪悍胎毛时 (28)
- Chapter · 08 另一个也是一个 (35)
- Chapter · 09 排排排球砸过来 (39)
- Chapter · 10 雪夜苏东伤耳语 (44)
- Chapter · 11 你是谁我不是谁 (51)
- Chapter · 12 不愿做奴隶的人 (57)
- Chapter · 13 至亲至疏唯坦诚 (63)
- Chapter · 14 谁忘云家小女郎 (69)
- Chapter · 15 此时糕糕与豆豆 (76)
- Chapter · 16 借着过年过个招 (83)
- Chapter · 17 妖孽人掐迷糊架 (89)
- Chapter · 18 怒火一腔为谁生 (97)
- Chapter · 19 谢谢你很不容易 (103)
- Chapter · 20 既非月老空笑谈 (109)
- Chapter · 21 高调着游移孤单 (114)
- Chapter · 22 有女倾城名肉丝 (120)
- Chapter · 23 不啻茅台啻牛奶 (127)
- Chapter · 24 谁把倾城洗铅华 (134)
- Chapter · 25 河中小虾自在游 (140)
- Chapter · 26 过去把现在改变 (145)
- Chapter · 27 谁爱大戏八点档 (151)
- Chapter · 28 漫随心事两无猜 (158)
- Chapter · 29 无相总是有缘人 (164)
- Chapter · 30 少年风流总遭嫌 (170)
- Chapter · 31 无福无寿真国色 (174)
- Chapter · 32 平生不做伤情事 (182)
- Chapter · 33 不若朝日吸血鬼 (190)
- Chapter · 34 我开始你的开始 (198)
- Chapter · 35 镜头下生日快乐 (206)
- Chapter · 36 雨后初结一小陌 (215)

Contents 目录 (上卷)

黑色童话是两陌 【221】

- Chapter · 37 这个世界都知道 (222)
- Chapter · 38 台上台下两台戏 (230)
- Chapter · 39 绿毛怪也很重要 (236)
- Chapter · 40 假面下面的假面 (241)
- Chapter · 41 信人者维以永伤 (248)
- Chapter · 42 维也纳也有晴空 (253)
- Chapter · 43 红颜一怒只为君 (260)
- Chapter · 44 须何当作迟伤痛 (267)
- Chapter · 45 谁拿走了他的家 (272)
- Chapter · 46 小木偶何处安家 (276)
- Chapter · 47 甲之蜜糖乙砒霜 (281)
- Chapter · 48 永恒时光一件事 (287)

结卷 【360】

- Chapter · 49 什么等同了什么 (293)
- Chapter · 50 韶华转眼是此冬 (298)
- Chapter · 51 什么没有发生过 (304)
- Chapter · 52 殷殷切切总劳苦 (310)
- Chapter · 53 素指结发不成约 (317)
- Chapter · 54 这个地球上有你 (324)
- Chapter · 55 似醉非醉三分醒 (330)
- Chapter · 56 一切前因皆是果 (336)
- Chapter · 57 撕掉时光一日日 (342)
- Chapter · 58 很喜欢很喜欢你 (348)
- Chapter · 59 第三陌是七宗罪 (355)

楔子



算起来，已经过了好些年头。

那时候，阿衡还不认识她的丈夫；那时候，阿衡还在为她是不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这个问题悄悄揪心着。

每次搬着竹板凳在镇长老家，看到电视里每年蹦跶一遍的孙猴儿，她都泪汪汪地惺惺相惜——这厮跟我是一样的。

然后，她低着头，吸着鼻子，从镇长家走向自家。镇上的学校都离她家甚远，她每次放学回家，也是这一条路。

那些时节，千户之镇，船连成屋，巷依着溪，分不清春夏。

那时候，阿衡是不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暂且不好说，但她总算比猴儿同学幸福一些，她还有一双养父母，外加一个在病床上缠绵的弟弟。

弟弟很乖很好，名唤云在，有先天的心脏病。

云在是在她的背上长大的。他的药是她一手包办的，而她的出处，则是云在猜的。

儿时，阿衡总是被镇上的孩子欺负，声声骂着“野种”。回到家，她也总是闷闷不乐。

云在那时病稍好一些，能跟着她识一些字。她教弟弟学字时，一边递药一边悄悄嘀咕：“你是阿妈生的，我不是阿妈生的，那我是从哪儿来的？”

云在唇上长年没什么血色，盯着药碗，想了半天，才用那样无血色的唇诚恳开口：“姐，你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

阿衡想了想孙悟空，想想云在在病床上从没见过孙悟空，唔，勉强接受了这个答案。但她哪知，云在身体清爽些时，也偷偷在镇长家看过《西游记》，而且是第一集。

镇子太小，好多知识都是上了初中生物课才普及的。

其实还不如不知道，因为信念太容易崩塌。

于是，我不是石头里来的，那我亲生父母是谁？

阿衡如是想着，云云，给自己编造了无数个身世，看到小龙人时，觉得自己或许是神女生的；看到《孽债》，唱着“爸爸一个家，妈妈一个家”，心念一动，或许我爸妈是知青？

总之，小孩子很愁人。

她忙于应对云在的病情，渐渐长大，渐渐学会放在心里。

父亲是镇子里唯一的医生，医术世代相传。

可是，他救不回自己的儿子。

云在十三岁时，已经病入膏肓，他们却没钱去省里瞧病。

云在发高烧，她把骨瘦如柴的弟弟抱进怀里，笨拙地说：“不要害怕，我把心分给你一半，他们说做手术就好。我把心分给你一半，咱们一起活。”

云在含着笑，唇边第一次有了血色。

快要绝望时，从比省城更远的地方来了一辆比他们全家人加起来还要值钱的车，走下一个西装革履的人，说，要接她回家。

他说，可以送云在去省城看病；他说，温小姐，请跟我走。

温小姐，是谁？

她分明姓云。

阿衡跌跌撞撞地收拾包袱，父亲母亲眼中都是泪。

她没有看云在一眼，那一眼，要好多年以后才来得及。而此时的她，不是忘了，而是不敢。

其实，她不知道，云在也没有看她走时的背影。他闭着眼，被角被攥得破了线。



出尘一陌



出尘一陌

Chapter · 01 一盆水从天而降

阿衡第一次见到言希时，眼睛几乎是被刺痛了的。

在来到 B 市之前，有关这个城市的繁华，是被圈在家中存在最宝贝的黑匣子中的。伴着梅雨季节的不定时发作，清晰甜美的女声在含糊的电流中异常温暖。

她往往搬着竹凳、摇着蒲扇坐在药炉前，不远处撑起的木床上躺着温柔腼腆的在在，瞳仁好似她幼时玩过的玻璃球一般剔透漂亮，忽闪着睫毛，轻轻问她：“姐，今天的药不苦的，对不对？”

她抓着蒲扇，动作放缓，鼻中嗅着浓郁的药涩，心中为难，不敢回头，声音糯糯的，张口便是支吾：“嗯……不苦……”

“姐，你说不苦，我信。”在在看着她看得分明，轻轻微笑，清澈的眸中满是笑意，消瘦的脸庞平添了几分生动。

于是，她把放温的药喂到在在唇边时，眼睛定是不看他的。

她不好，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时，往往选择逃避。

而后，离开家，被带到另一个家中时，连告别，她也是在直觉上轻描淡写地忽略。

从南端到北端，从贫瘠到富贵，温衡拒绝了过渡。往好听了说，是“生性温和、随遇而安”；难听了，则免不去“冷漠自私、狼心狗肺”。

镇上人不解，说她云衡在云家生活了十五年，喊着云爸云妈“阿爸阿妈”那也是真心实意、毫无做作的，怎的说有了生父母便忘了养育恩了呢？

开凉茶铺的镇长媳妇眉眼一挑，笑开了几分嘲讽：“可惜云家统共一个破药炉、两间露天屋，要是这养爹在机关大院住着，别说家中供个病菩萨，便是养一窝大虫，你们看那个丫头，是走还是钉着！”

这便是了，阿衡的亲阿公、亲爹在 B 市是住在机关大院，跺一跺脚便能塌了他们这穷水小镇，陷落几层皮骨的大官！

自然，阿衡是听不到这些话的。彼时，她正咬紧牙根死瞪着车窗，怕一张口便吐个翻江倒海，秽了这名贵的车！

昏昏沉沉的，也不知过了多久，飞驰后退的景物不停从眼前划过。阿衡脑中一片空白，而后视线定格在逐渐清晰的霓虹灯上，眩晕起来，耳中鼓过猛烈的风声。

而当所有的一切隐去声息，睁开眼的一瞬间，车门缓缓被拉开，微微弯曲的修长指节带着些微夏日阳光的气息，出现在她的眼前。

阿衡承认，当时对那双手是有着难以言明的期许的，后来回想起来，她觉得自己兴许有些雏鸟情节。

“欢迎你，云衡。”那双手的主人，是个十七八岁的少年，身材极是挺拔高挑，长着深深的酒窝，看着她，漾着俊俏清爽的笑容，右手打开车门，左手礼貌地放在胸前，微微贴近心脏的位置，绅士一般可人的风度。

“我是温思莞，”那少年咬着“温”字，声音清爽，“爷爷让我接你回去。”

温思莞……思莞……

阿衡默念，她想起去乌水镇接她的李秘书说过，温家有一个男孩儿，是她的亲哥哥。

她轻轻抬起头，认真地看了看他的眼睛，而后，察觉到了什么，便不着声色地移开视线，略微狼狈地低下头。

思莞淡笑，当她害羞，也就不以为意。挥挥手，思莞颇有礼貌地向爷爷的秘书告别，理所当然地接过了阿衡手中的手提箱。

阿衡望着提着手提箱的思莞，背影挺拔，与她不远不近，一臂之距。

穷乡僻壤的孩子，第一次来到都市，饶是本性稚拙，也总是存着几分出奇的敏锐。她看得出思莞的芥蒂，那么清晰的排斥，全部藏在眼中，令她尴尬得不得不选择忽视。

怔忡了片刻，她微不可闻地大口吸入空气，却终究郁在胸中。

云衡和云在，是姐弟，假的。

思莞和温衡，是兄妹，真的。

可对于阿衡而言，什么是假，什么又是真呢？

随着思莞的步伐，她的视线慢慢在这座所谓的“机关大院”中游移。

一座座独立的白色洋楼规整错落在平整宽阔的道路两旁，明亮洁净的感觉，并不若她想象中的铺满金银，奢侈而易暴露出人们心中的欲望。

恰逢夏日，树木繁茂，几座别墅绰约着隐在翠绿浓淡之间。

当思莞走进石子小路，慢慢被大树遮住身影时，阿衡还在愣神，反应过来，已不见他人影。

她僵在原地，傻看着分岔的石子路，不知左右。

还好这孩子生性敦厚温和，并不急躁，心中相信思莞看不到她，自然会按原路返回。再不济，也总能遇到可以问路的人——温慕新，阿公的名字，李秘书确凿地告诉过她。

黄昏时分，树后漂亮的白色建筑映在阿衡的侧脸上，有些烫人。

下意识的，她抬起了面庞，眯眯被夕阳刺痛的眼，沿着半是凉爽的树隙，看到了一扇韶染成金色的窗。

窗内，有一道身影。

他的手很漂亮，他的小提琴也很漂亮，小提琴的声音很尖锐。

他的眼睛很大，他的目光很高傲。

目光所及，并没有她。

这是她第一次看到一个人，心跳如鼓。

明明只是隐约的人影，眼睛却无法移开。她宛若被蛊惑了一般，只能以仰视的姿势滞在原地，从树缝中以微妙而紧张的心情凝视着。

有匪君子，静静站在窗内，站在她以后不灭的记忆中，此刻，却只是一道剪影。

而后，她常常思索，以他为起点，经历的这十年，到底算什么。大半的时间，是她在暗恋。苦涩、甜蜜，是他把时光定格，可那些时光，却与他无关。

多年之后的冬日，阿衡坐在巴黎街头温暖的咖啡厅中，念着枯燥的医学原理，不经意抬头，看到氤着哈气的窗外有些朦胧的人影，总是不自觉地用手指缓缓拭去白色的雾气，还原窗外真实的生动。

她笑得宠溺而释然，在法国细腻到极致的美丽中恍惚追寻到了时光的剪影，每每戏称这一刻追寻是“Secret of My Boy”。

而从开始到完结，言希那个傻瓜，一直都不明白，一切的一切只是属于她的秘密。饶是她早已把他从那般恣意毒舌、美丽尖锐、倔强脆弱的少年，宠成这般风姿卓越、高傲无敌、流光溢彩的男人，萦绕舌尖轻轻默念，也不过一句——男孩，我的男孩。

阳光洒在辫子上，阿衡仰着头，微微笑了。

她原本能听到琴声，可是，莫名的，耳中却只剩下一片寂静，只剩下自己的呼吸声，缓缓的，好像被人溺在水中，消失了知觉，再无力周旋。

思莞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回到她的身边，手鼓成喇叭，对着窗喊了出声：“阿希，怎么又摧残人的耳朵，起调错了！”

云衡被思莞吓了一跳，再抬起头，那人影已消失，仅余下空澄的窗。

未及她反应，刹那，窗纱被拉开了一半。再眨眼，一盆水已经干脆利落地泼在思莞身上，精准无误，无一滴浪费。

接着，那白皙的手快速收回粉色的塑料盆，“砰”的一声，重重关紧窗，拉上窗帘，驱鬼一般，一气呵成。

这一年，是1998年。

阿衡逃不过命运的恩赐，在十五岁这年，终究遇上了言希。

许久之后，有人问她：“阿衡，你丫老实招，是不是当时就看上了言大美儿？”

阿衡微微笑开：“怎么可能？”

当时吧，人小，傻得冒泡，没别的想法，就是觉得，首都的人民就是与众不同，连泼水的姿势都特别嚣张，特别大爷，特别……好看……



出尘一陌

Chapter · 02 这个枝头不留娘

阿衡想过见到至亲的一千种场景，不外是鼻酸、流泪、百感交集，如同原来家中母亲爱看的黄梅戏文一般，掏人肺腑、感人至深的；也兴许是尴尬、不习惯，彼此都是小心翼翼的，因着时间的距离而产生暂时无法消弭的生疏。

每一种都想过，但都没有眼前的场景来得真实。而这种真实之所以真实，是因为它否决了所有的假设。

“思莞，你是怎么回事？”神态威严的老人把目光从阿衡身上缓缓扫过，定格在满身水渍，宛若落汤鸡一般的少年身上。

“爷爷，我和阿希刚才闹着玩儿，不小心……”思莞并不介怀，笑得随和。

老人微微颌首，随即目光转到阿衡身上。

阿衡心跳得很快，觉得时间仿佛停止在这一刻。被称作“爷爷”的老人凝视的眼神，让她无处躲藏。

“你以前叫做什么？”

“云，衡。”阿衡自幼在南方长大，普通话虽学过，但说起来极是别扭拗口，因此一个字一个字说来，显得口舌笨拙。

“按照思莞的辈分，你母亲有你时，我给你取过一个名字，叫思尔，只是这个名字被人占了。你还是按原名吧，以后就叫温衡。”老人沉吟，看着眼前的孙女，半晌后开口。

被人占了？阿衡有些迷惑，眼睛不自觉小心翼翼地看向思莞，最终定格在他的手上。少年指间涨得脉络分明，袖口的水滴沿着手背，一滴滴滑落。

“张嫂，带温衡去休息。”老人叮嘱站在一旁的中年女人，而后看向思莞，“去收拾干净。这么大人，不像话。”

爱之深，责之切。

阿衡随着张嫂踏上曲形木质楼梯时，想起老人教训思莞的样子，这句话从脑海中闪过。

很小的时候，养父告诉过她，亲情是不可以用加减计算的，有便是全然地不图回报地付出，没有则是零，并不存在中间斤斤计较的地带。

那不爱呢，所以就会是冷漠吗？

正反对比，便是小镇上的老师，也教过。

“到了，就是这里。”张嫂走到二楼的拐角处，打开卧室的门。

“谢，谢，您。”阿衡声音温和，带着吴音的糯糯的普通话腔调有些滑稽。

张嫂脸色并不自然，端详了阿衡许久，最终叹了口气，转身离去。

阿衡把手提箱拖进卧室，却一瞬间迷糊起来。

满眼的暖蓝色，精致而温馨的设计，精致的蓝色贝壳风铃，软软的足以塞满四个她的大床，温暖的被褥，处处透露着生活的气息。

这里，以前住过其他的人吗？恍若闯入了别人隐私的空间，阿衡有些不知所措，为难地放下手提箱，轻轻坐在玻璃圆桌旁的转椅上。

方低头，就看到圆桌上东倒西歪着几个精致的稻草娃娃：有头发花白，翘着胡子威严的爷爷；眉毛弯弯，笑咪咪戴着十字挂坠的奶奶；很神气，穿着海军服叼着烟卷的爸爸；梳着漂亮发髻的温柔的妈妈；眉毛上挑，眼睛很大，酒窝很深的男孩。

这是……温家一家人吗？

阿衡看着那些娃娃憨态可掬，紧张的心情竟奇异地放松了。她伸出手，指尖小心翼翼地抚摸着它们的轮廓。

“不要碰尔的东西！”

阿衡被吓了一跳，手颤抖，瞬间，娃娃掉落在地毯上。她转身，木木地看着眼前突然出现的女子，鼻子竟奇怪地酸了起来。

小的时候，她就知道自己和父亲、母亲、弟弟云在，统统长得不像。她这样问过母亲：“阿妈，我怎么长得不像你？”

“阿衡这样便好看。”母亲慈爱地看着她笑，“远山眉比柳叶眉贵气。”

云母长着典型的柳叶眉，江南女子娇美的风情；而阿衡长着远山眉，眼睛清秀温柔，看起来有些明净山水的味道。

眼前的中年女子，恰巧长着极是标致的远山眉。

阿衡站起身，僵直着身体，目不转睛地看着她，看她走到自己的身旁，轻轻蹲下身；看她怜惜地捡起掉落的娃娃，而后站起身。

她不问她叫什么，不问她多大了，不问她好不好，不问她任何妈妈会问的话，只是浅浅望她一眼，目光先是闪亮，而后黯然，冷漠地开了口：“这屋子里的东西，不要乱动。”

继而，离去。

阿衡看着女子的背影，蓦地，一种深刻的自卑情绪缓缓从心底释放。她是谁呢？这个孩子恨不得把自己揉碎在空气中，变成触及不到的尘埃。

无视，原来比抛弃更加残忍。

妈妈，那么温柔柔软的词。

阿衡的妈妈。

妈妈，妈妈。

阿衡抱着自己的行李箱，几乎感到羞辱一般地哭了出来。

那日晚餐，不出阿衡所料，出席的只有一家之主的爷爷。没有爸爸，也没有妈妈，甚至连见过的温思莞也不在。

老人问了她许多问题，阿衡每每紧张得语无伦次，直至他皱起浓眉。

“我和学校那边打好招呼了，你明天就和思莞一起去上学，有什么不懂的问他。”

清晨，阿衡再次见到了接她到B市的秘书。

思莞坐在副驾驶座上，阿衡坐在与思莞同侧的后方。

阿衡从小到大，第一次来到北方，对一切自然是感到新奇的。过度熙攘的人群，带着浓重生活气息的俏皮京话，高耸整齐的楼层，四方精妙的四合院……同一座城市，不同的风情，却又如此奇妙地水乳交融着。

“思莞，前面堵车堵得厉害。”文质彬彬的李秘书扭脸对着思莞微笑，带着询问的语气。

“这里离学校很近，我和温衡先下车吧，李叔叔？”思莞沉吟半晌，看着堵在路口已经接近二十分钟的长龙，有礼貌地笑答。